

梁以求魚且為稱孤之客夕為孤鳥之餘棟
椽餘覆傾瀕不據蓋世人之所為載馳企及
而達者之所為寒心而懷愴者也故至人嘿
韶夏而翰藻枕膏其六羽於五域之墟而不
煩銜蘆之術翳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
曲亢之備俯無僂鷄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
莫之識遯矣遠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論仙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
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
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大章豎亥之足而
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雖有禹益齊諧
之識而所識者未若所不識之眾也萬物云
云何所不有况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
之道曷為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
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聖素
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鄭之辯賈育五丁之勇
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
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
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
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仙言不語怪杜彼
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以死生為朝
暮也夫苦心約己以行無益之事鍊冰雕朽
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據匡世之高策招當年
之隆祉使紫青重紆玄牡龍時華轂易步趣
鼎鍊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

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為握無形之風捕難
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素榮
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
遂遊女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
內外之禍也夫班秋不能削瓦石為芒鉞歐
冶不能鑄鉛錫為干將故不可為者雖鬼神
不能為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
亦安得奇方能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
哉而吾子乃欲延蟪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
養朝菌使早晦朔之積吾子不亦謬乎願加
九思不遠迷復焉抱朴子答曰夫聰之所去
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則三光不能
使之見豈鞞磻之音細而麗天之景微哉而
聾夫謂之無聲焉聵者謂之無物焉又况絃
管之和音山龍之綺祭安能賞克諧之雅韻
曄曄之鱗藻哉故龔瞽在乎形器則不信豐
隆之與玄象矣而況物有微於此者乎暗昧
滯乎心神則不信有周孔於在昔矣况告之
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終始誠是大體其異
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萬品奇怪無方物是

事非本釣末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齊萎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栢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陽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或震動而崩弛水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應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祥柯有沉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以一槩斷之。正如此也又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而其賢愚邪正好醜脩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捨所尚耳目所欲其為不同已有天性之覺水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為蜺雀之為蛤壤蟲假翼川蛙毓飛水屬為蛤行苓為蛆田鼠為鴛鴦草為螢蠶之為虎蛇之為龍皆不然乎若為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姬為龜枝離一作枝為柳秦女為石死而更生

男女易形老彭之壽陽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為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諸老戴天而或無知其為上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脩短之能至焉況乎神仙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遊勿用翳景掩藻廢偏去欲執大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外世人猶能甄別或莫造於無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況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為不幸以榮華為穢汗以厚玩為塵壤以聲譽為朝露踏炎颺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馳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匪真

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叩疏之雙耳出乎頭巖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或作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觀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多疵毀真人疾之遂蓋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況彼神仙何為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為有所不見為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蟬游枝巨鰲白及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甚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為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偽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問左慈等今斷殺近一月而顏色不減

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藥合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熱而可食其銜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佳年藥食鷄雞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偽研覈有無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為乎遠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利汲汲名利以己之心遠付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逸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為不

然也況於神仙又難知其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得人其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夫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楊雄稱之為實錄劉向為漢世之名儒賢人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樂太為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猶有不達者焉稼橋猶有不收者焉商賈或有不利物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仙事之難者為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遵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為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淡泊除嗜慾內視及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貴治執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

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為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于醇醪酒其和氣艷容伐其根莖所以剪精損慮削手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蚊噬膚則坐不得安虱群攻則卧不得安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歷歲數息長齊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武享國最為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鍾石之費吹澹之輪不給尾閭之泄耳仙法欲靜寂無為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石之鐘伐雷霆之鼓碎磬嘈嗽驚寬蕩心百枝萬變長精塞耳飛輕走迅釣潛弋高仙法欲令愛遠壽蟻不害舍氣而人君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誅黃鉞一揮齊斧暨授則伏尸千里流血滂沱斬斷之不絕於市仙法欲止絕臭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脯屠割群生八珍百和方丈於前煎熬勺藥旨嘉饜飲仙法欲博愛八荒視人如己而人君燕弱攻昧取亂推亡闢地拓疆泯人社稷駘合生人投之死地孤蒐絕域暴散野五嶺有血刃之師比閼懸大宛之首坑生煞伏動

數十萬京觀封尸仰干雲霄暴骸如春彌山
 填谷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
 下數然尸口減半視其有益粗亦有損結草
 知德則虛祭必怨眾煩攻其膏肓人鬼齊其
 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無修道之實
 所知殘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秘又不得聞又
 不得有道之士為合成仙藥以與之不得長
 生無所怪也吾徒匹夫加之聲因家有長卿
 壁立之貧腹懷醫藥絕糧之餒冬抱戎夷後
 門之寒夏有儒仲環堵之暎欲經遠而乏舟
 車之用欲有管而無代勞之役入無綺紉之
 燥出無遊觀之歡甘旨不經手口玄黃不過
 乎目芬芳不歷乎鼻八音不聞于耳百憂攻
 其心曲眾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可无患也
 或得要道之訣或值不群之師而猶恨恨於
 老妻弱子春春於狐兔之丘遲遲以臻瓊落
 日日不覺衰老知長生之可得而不能修息
 流俗之臭風而不能委何者愛習之情卒難
 遣而絕俗之志未易果也况彼二帝四海之
 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

少矣正使之為旬月之齊數日閑居猶將不
 能況乎內棄婉孌之寵外損赫奕之尊口斷
 甘有心絕所欲背榮華而獨往來神仙之幽
 漠豈不勤哉是以歷覽在昔得仙道者多貧
 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樂太所知實自淺薄
 飢渴榮貴冒千貨賄術虛妄於苟且忘患禍
 於無為區區小子之奸偽豈足以證天下之
 無仙哉昔句踐執怒蠅式卒爭蹈火楚靈愛
 細腰國人多餓死齊桓嗜異味易牙蒸其子
 宋君賞瘠孝毀殺者比屋人主所欲莫有不
 至漢武招來方士寵待過厚致今斯輩敢為
 虛誕耳樂太若審有道者安可待然乎夫有
 道者親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練經視金玉
 如土糞親華堂如牢獄豈嘗掩脫空言以僥
 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
 印尚公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
 道斷可知矣接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
 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
 出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
 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

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
 云太一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
 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
 帝令人發其棺无尸唯水冠在焉按仙經云
 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
 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今少君
 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
 李意期將兩弟子皆在郡縣其家各發棺視
 之三棺遂有竹枝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
 解者也昔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
 者皆為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
 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識神農之
 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
 可怒帝軒之造舟融管者不可非杜儀之為
 酒豈可以樂太之邪偽謂仙道之果无乎是
 猶見趙高董卓便謂古无伊周霍光見商臣
 冒頓而云古无伯奇孝已也又神仙集中有
 召神勅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
 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无鬼神或云有之亦
 不可勅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為覡在女為巫

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為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鬼神數為民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神鬼況乎仙人居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訛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東方得其微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仙人不可謂世間无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鬼鬼鬼鬼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為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云无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

託形於玄豕如意假貌於蒼狗確夫守田蚡子美培燕簡辱收之降于季樂侯之止民家素妻之說識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者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而蔽者猶謂无之況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今蚊虻負山與并蟬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麟鸞鳳乃謂天下无有此物以為古人虛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異致斯珍也況於今人之信有仙人乎世人以割肉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无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缺損无價之珠鈞非荆和之遠識風胡之實真也斯朱公所以鬱悒薛端所以未歎吳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文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為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為師授也向本不解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此作金不

成耳至於撰列仙傳自劉泰大夫阮倉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重謬聖人所擇務美之言或不可遺採菲无以下體豈可以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而謂玄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梳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法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騾及驅驢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况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轍之下焉識至言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